

# 建筑的现代性与传统概念辨析

朱海声, 杨豪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它开始于19世纪后期工业化成果已经极为显著的欧洲.西方社会的特征变得如此与众不同,使得它成为发展中国家用以比较的一个模型(或至少是一种标准).当今现代性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这使得研究者通过新的界定来考虑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并为观察建筑理论中现代性与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开启了新的视野.论文首先回顾了呈现于20世纪西方话语中的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概念,并尝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重构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其次,文章从现代建筑学的角度分析,指出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和传统建筑并非需要被祛除的过去时代的鬼魅,而是鲜活的、可被继续传承的文化特质;最后得出结论,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传统不只属于过去,它可以不断地近代化,并与现代相契,我们应该给予各种非西方及地方的知识体系更为平等的地位,使它们都有机会得到发展,并且互相借鉴,参与到建设更具有可持续性、更加公正的、在文化和生态方面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去.

**关键词:**现代性;传统;社会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TU 0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12)05-0665-07

## 1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建筑理论界在围绕传统与现代建筑文化的课题进行无数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论战,终因问题错综复杂,至今难以定论,另外,在这方面不仅由于材料的浩瀚,而且由于许多材料的熟知性,更由于围绕这种熟知的材料已经有过相同或雷同的议论,使得这一领域的概念容易模糊不清.本文试图以多重角度对现代性与传统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以期对建筑设计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 2 现代性与现代化

### 2.1 现代性

“现代”(modern)一词起源于5世纪的拉丁语词汇“modemus”,用以区分信奉基督教的当代和信奉异教的往昔.从15世纪到18世纪,美洲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大重要变化,成为欧洲划分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对现代性的不同表述在19世纪大量涌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人类从蒙蔽状态解放出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是指按照一种统一的中心准绳将信仰和行动纳入一种融贯有序的系统之中.信仰的系统化就是根除逻辑上的不一致性,破除鬼怪和地方性神祇观念,否定魔力技术,增强一种理论的广度和概括性,将所有参差不齐的个体案例简化到一般种类水平<sup>[1]</sup>,而哲学家尼采则又对荒诞现代世界的排斥,转而主张自我关注.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特征包括:基于逻辑推理的人类经验,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意义之网,线性和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对新事物与无休止变化的迷恋.一方面,由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新事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商品经济的扩张过程造就新的枷锁,新的权威在此过程不断涌现<sup>[2]</sup>.作为从基督教文明内部产生的、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概念,它在理性化的生活世界

收稿日期:2012-04-09 修改稿日期:2012-10-10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2008GXS5D128)

作者简介:朱海声(1966-),男,甘肃定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里的表现特征之一就是:“对已失去准自然状态的传统的反思态度”。汪晖由此指出,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sup>[3]</sup>”。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强调: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如此之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领域,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即对产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国际整合的后果,就是世界经济图景的急剧变化,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被拉入一个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网络<sup>[4]</sup>”。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制度蔓延过程中其他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现代”、“自我”、“中心”等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概念,“传统”、“他者”、“边缘”又一次不存在了。

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证明现代西方社会的组合,不仅包含与传统对应的“现代性”,还包含服务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及主权建构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性”(historicity)。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Hric Hobsbawn)和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发现,西欧的现代化不单是工业化,同时它还包括与西方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的“传统的发明和历史感的强化”<sup>[5]</sup>,同时,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注意到,许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国家,传统在国家的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更多的学者从现代化的内部出发,指出所谓“现代化”并不是单纯的“人类解放事业”,而是与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的政治、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意识形态的渗透形式密切相关的过程。

对于现代性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界定,它一方面力求打破旧传统,呼唤新事物,因此是现代的,另一方面,它批判现代化的进程,指其背叛当初的人性许诺,因此,又呈现出反现代的特征。由此引发了社会学界和建筑规划界的重新思考。当代现代性从一个侧面来说其实是一种自我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当然包括自我认同的过程。而所有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和结论,最终可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因为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虽然现代性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技理性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专家文化对生活世界的统治,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所具有的促进理性、公正和道德的潜能并未得到实现。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未遭扭曲的交往”来实现,只要人们愿意就有争议的话题展开理性的讨论,愿意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拥有自由平等地参与讨论的权力,愿意尽力去弄清楚议题和论据,并愿意向更好的论据让步并接受理性的共识,正如他最后所言,现代性:一项未尽的事业<sup>[6]</sup>。

## 2.2 建筑的现代化

思考现代,就是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建筑资源的再阐释。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的含义是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与“可欲”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因为“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它必然要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sup>[7]</sup>。或者说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现代化一旦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不可避免的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什么力量。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化是新的制度化的宗教文化的产生及其对民间的取代,他说,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体系是一套充满着“魅”的系统,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笼罩在一层“魅”的面纱之中,要实现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首先就必须“祛魅”。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发展社会学家或现代化研究者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他们提出现代化的内核就是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其社会变革生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因为按照韦伯的观点,科技化、法律化、货币化、世俗化和科层化都是理性化的最典型的不同表现。因而理性化被看成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和根本,而以往社会留下的种种传统则成了理性化或现代化的死敌。

由此可见,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它就像丹尼尔·勒纳所说的,“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某些明显特质的进程,这种明显的特质足以解释,为什么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人们却能感受到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

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如此地密切相联,以致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算得上彼此独立的因素,换言之,它们所以携手并进且如此有规律,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单独实现”<sup>[8]</sup>。

单就现代主义的建筑发展而言,深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不能说不深刻。早期现代主义的建筑师的主张和行动表现为对现代化信念和价值的肯定,现代建筑的先驱人物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以及密斯·凡德罗都主张宣传具有普遍性一新的形式、空间原则以及时代精神的建设,他们通过对古典装饰的摒除,时空概念的重新定义,形式追随功能原则的提倡和建筑部件的模数化,从而使现代主义建筑体现了建立在理性和效率基础上的现代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



图1 包豪斯现代建筑

Fig. 1 Bauhaus modern building



图2 现代建筑的死亡

Fig. 1 The death of modern building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在二战结束后,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社会的逐步形成与生活水平的广泛提高,人们开始质疑现代化的弊端,同样新的美学原则强调多元化,于是,罗伯特·文丘里呼吁建筑的“复杂性矛盾性”,并将密斯的格言“少就是多”修订为“少就是罪恶”。而查尔斯·詹克斯则发出关于现代主义已死的讣告。后现代的建筑理论家抛弃现代化对技术纯粹化的追求及对历史形式的排斥,反而从传统中寻找文脉主义、场所及文化认同等问题。

既然现代化的建筑理论有局限,学界便将目光投向传统的民间的营建方式、信仰以及社会交往模式之中,因为,建筑的生命并未随着建筑的建成而终结,而是在使用者的日常实践中不断延续。为此,爱德华·希尔斯指出,传统并不完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而启蒙学者和技术至上的科学主义者并没有逃脱过去传统的掌心。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是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sup>[9]</sup>。人类学家王铭铭也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正如他在田野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复兴。他指出,在泉州的农村,每个村庄都已经或正在修复村庙与祠堂。为了吸引海外华侨和台商来闽南“寻根”、旅游和投资,地方政府也鼓励甚至资助地方庙宇的修复和地方节庆的组织。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驱动之下,闽南的地方传统出现了空前的丰富多彩的局面<sup>[10]</sup>。同样,笔者在陕西关中的乡村工作中也看到了一些传统民俗的复兴和地方文化的再现。

### 3 传统的诠释

传统一词的拉丁文 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这也是英语中 tradition 一词最基本的涵义。从这种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传统,它们包括物质产品,关于各种事物的观念思想,对人物、事件、习俗和体制的认识。具体地说,传统包括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刻所继承的建筑、纪念碑、景观、雕塑,以及保存在人们记忆和语言中的所有想象建构(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北京的故宫,关中的四合院以及独特的行为模式,关于行为模式的观念和信仰,都是代代相传意义上的传统。可以看出,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与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是人类创造的赋有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熟人社会便是传统作用的表象。费孝通对传统也有类似的解释,他说传统就是社会累积起来的经验,是经过自然选择所保存的一套被证明“合乎生存条件”的生活方式<sup>[11]</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经

由文化的涵化和儒化,一代一代地进行传承,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分析,传统便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的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个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建筑形制,一种农耕器物,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即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期间。例如中国传统建筑中以血缘与宗法而演化的以家庭为圆心,逐次向外扩大的同心圆式的结构,造成我国传统民居分布的最大特色——以村落为单位,一村一姓,星座式的居民点的层次结构;同样以天下观和守中的理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宫殿建筑以及宗祠庙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轴线对称,天人合一的建造理念。认真分析古代都城及建筑的型制和演变,并非单纯美学上的几何中心所致,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哲学观点和人们对现实世界、政治秩序的观念,从而构成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质。

由此可见,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反应,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 3.1 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在研究非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相关性中,西方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经济人”理念与文化范式理念之间的论事。经济人理念源自于规范经济学和理性主义哲学,它的主张是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潜能;文化范式则主要主张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是不同种类的实体,前者是以绵延式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道德化,以及社区理念的文化支配为基础,而后者则存在或独有现代化巨变的动力,适宜于现代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以及个人理性主义这些特点。

考察两种学派用以联想“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可以看出不管是经济人理念还是文化范式,都把“传统”看成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现代化的理论,其实它的基本假设之要点却十分简单:(1)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2)现代社会经济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的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的形成之基础上;(3)传统力量的存在必然或者说很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事实上,破除一种传统必须同时创造一种更适合适宜和环境的、也更富有想象力的新传统;只有在新传统的克里斯玛(Charisma)<sup>[12]</sup>力量压到了旧传统的习惯势力之后,旧传统才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传统才会赢得人们的广泛支持,才会深入人心。否则,凭空是不能破除传统的。传统是人们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所谓“不破不立”,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应该倒过来说,即“不立不破”,因为创造传统比破除传统要困难的多。西方历史上的“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都是用更具生命力的新传统取代旧传统的过程,而中国的“破四旧”之所以没有真正破除旧传统,就是在于它并没有创造出符合时代的、真正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新传统来。

在此框架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引发了社会学界对经济人和文化范式理论的重新思考,然而,在现实上,并不存在彻底的传统和现代,这种两元对立的观念符合一定权力变迁过程的知识结构。这一系列的重新思考与中国研究有着很深刻的相关性。近年来,杜赞其和萧凤霞分别从社会史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与“传统的蜕变”没有太大关系,而与不同权力网络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交织不可分割。事实上,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性的传统并没有被消灭,它们只是在社会的某些部分被削弱了,而针对这种削弱,它们有时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考量,例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我国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辉煌成就,200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0万亿元,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工业化发展很快,推动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城镇化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目前全国城镇建设总用地3.46万km<sup>2</sup>,仅占国土面积3.4%左右,但却产生了全国GDP总量的74%,城镇化水平43%属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基准水平,然而,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在进程上属于“速度城镇化”,表现为人口城市化虚高,在空间上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耕地、水资源等重

要资源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巨大的浪费.当前,我国乡村的公共品供给,因为地方性强制规范的无力,以及快速社会流动造成的预期的不稳定,乡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变得不可遏制,并最终是乡村社会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换句话说,目前的城镇化速度和农村公共品缺失的问题,实质上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迫切需要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深思.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首先是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段,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有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必然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小型的、孤立的、宗教的、没有文化而有共同祖先的社会,因此,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化部分和最传统化的区别.处在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的那种社会统一性<sup>[13]</sup>.为此,笔者认为国家需要通过制度与社会的一体性整合重新创造“社会统一性”.

### 3.2 传统建筑中的现代性

从以上较为宏观的角度回到建筑理论领域,在现代建筑中,现代性是与一种特殊的美学风格,即功能主义相联系的.功能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的一个明显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背弃.它拒绝所有的历史参照,强调一种表现理性形象的机械美学(mechanics aesthetics).在功能主体中,装饰是不必要的,除非它能突出这种机械美学.正如蒙福德所说的那样,功能主义就是力图使建筑看起来是对机器的尊重,无论它采用什么材料,以何种方式进行构建的,功能主义的这种国际风格,广泛地适用于各个地方、各个时期,而不去考虑文化、历史、气候、地形的因素.现代性对建筑的另一个含义便是,每一座建筑都必须成为建筑师的创造力的有力表现.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被描绘为以英雄般的热情创造崭新建筑语言的人,如上帝般“让所有的东西都焕然一新”,而弗兰普顿开出了批判地域主义的药方,他认为批判的地域主义是建筑和规划中的一条非常具有自我批评色彩的道路.他强调地域背景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不限于对传统建筑的认可,同时也赏识当地文化、社会习俗、政治事务、建筑技术、气候、地形以及这个区域背景中的其他因素的重要含义.批判的地域主义了解普遍采用的技术,但是却并不会不考虑当地的条件而武断地使用它们,同时批判的地域主义者们也没有求助于煽情的地方性特征或反动地运用历史材料.



图3 陕西关中乡村现代建筑

Fig. 3 Shaanxi Guanzhong rural modern building



图4 陕西关中传统建筑院落形态

Fig. 4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 yard in Shaanxi

问题的关键是,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一样,都建立在随着时间绵延积累起来的理性知识的基础上,分布在我国各地丰富而深邃的地域建筑传统就是明证,但现代建筑话语有效地消解了这些知识的合法性,使它们停止生长,成为静待驱逐的魔鬼,只有一小部分得以被剥离,偶尔被当作历史符号引用(对照图1,图2).如在传统建筑的意识领域,习惯于套用某种现成的或是潜意识的标准,对于陕西关中的传统建筑,民间和学界所关注和推崇的更多是倾向于像韩城党家村,西安高家大院等大村豪宅,似乎只有它们才是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的代表和模型.然而,事实上,农民不可能都住在四合院,保护和实践中对有关价值评估法规的教条化应用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趋向,尽管对与判断传统建筑价值提供了捷径,尤其对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传统建筑保护开发工作带来很大便利,但若固化为一种四合院模式,则遮蔽和模糊了应有的评价体系.在传统建筑的价值判断标准上,很大程度上受官方大协作的研究方式和

实用意图的影响,其年代久远,规模、制作精致度等是主要评价标准,此时的民俗建筑研究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近来研究更多的是以文化抢救、旅游开发为目的,引入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成果,在传统建筑的认识上,尤其是大众民居的研究,并未形成普遍的学术自觉。

事实上,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陕西关中传统建筑除四合院外,大多为夏房、钥匙头、三间套院、大房以及附属传统建筑门楼、影壁、院墙,这也提醒我们合院式建筑的源流及分布等问题确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而一般民居几乎皆采用以夯土墙或土坯墙为承重体,硬山搁檩的结构体系,不能不说这是既适合于本地,同时也是普遍使用的却为现代化学者忽视的重要传统建筑内型,在硬山搁檩结构中局部使用穿斗、抬梁的嵌入体做法,生动地反映了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传统文化传播和地方知识(图5)。此外,尽管这种房屋建筑主体朴素,却采用尺度适宜的門联牌匾、色彩灰深的装饰,既有可能是专业工匠和普通工匠特殊分工这一营造文化造就而成的,所以,在关中传统建筑中,除了四合院外,排屋(大房)也属关中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建筑已成功地散布到了我们所在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在陕西关中的乡村,有条件的农民也会选择建筑现代风格的混凝土砖房,而非选用地方性的材料和形式,在许多地区,传统建筑知识与技艺正在急剧地消失。而在城市建设方面,全然不过中国传统城市的主要功能:治、祀、教、市、防、通、居、储、表<sup>[14]</sup>等,一味的追求消费性的城市形态,这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

#### 4 结 论

多年以来,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将目光投向西方,那里的工业化成就显著,现代化的物质印象深刻,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即是城市化、工业化、标准化、人口集中、产业雷同等,而在建筑理论方面,现代西方建筑则以普世的面孔呈现,这一单极的、线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传统文化的消解。然而,传统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一旦抛弃或长期处在受排斥和压倒的状态,它就可能完全消亡或接近消亡,留下一个空白,人们将感到那是一条鸿沟,并以一种更加模仿的信仰或行为来代替。我们对传统应该相当慎重,传统不应仅仅被当作障

碍或不可避免的状况,抛弃传统应该看作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传统的实质性即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并把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

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传统不只属于过去,它可以不断地近代化,并与现代相契。我们追拾传统的建筑元素,不是不要科技,不要现代文明,不是要回到前三代,而是要对传统怀有一种软心肠,即在享受科技和现代文明带来好处的同时,善待这些传统的农耕文明遗物,乃至让这些器物“再生”并构成现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进一步说,不是我们要回归传统,而是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建筑的价值进行重构。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吕 乐,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313.  
EDWARD Shils. Explain tradion[M]. LÜ Yue, translated.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ress Co, 2009: 313.
- [2] 卢瑞芳. 建筑中的现代性:述评与重构[J]. 建筑师,2011(149):29.  
LU Rui-fang. Modernity of architecture: review and reconstruct[J]. Architecturer, 2011 (149): 29.
- [3] 汪 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87.  
WANG Hui. Weber and China modernity[M]. Guili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hool Press, 1997: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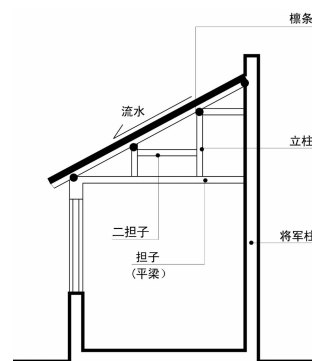


图5 厦房驮梁结构屋架

Fig. 5 The roof of support beam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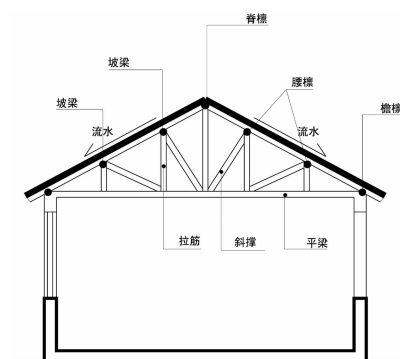


图6 大房人字形屋架

Fig. 6 The roof of structure similar to person

- [4] 史蒂文·瓦戈. 社会变迁[M]. 王晓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  
YAGO Steven. Social transition[M]. WANG Xiao-li, Translate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27.
- [5]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6] 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 张志斌,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03-306.  
KELLNER Douglas. Doubt of Postmodern Theory[M]. ZHANG Zhi-bin, Translated.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303-306.
- [7]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3.  
JUDEANS. The result of Modernity[M]. TIAN Huo, Translated. Nanjing: translations Press, 2000: 33.
- [8] LERNER Danic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 New York: Free Press,1958: 438.
- [9]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吕乐,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2.  
SHILS Edward. Explain tradion[M]. LÜ Yue, Translated.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ress Co., 2009:1-2.
- [10] 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22-125.  
WANG Min-min. Based on Culture and Power in Rural View[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1997: 122 -125.
-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4  
FEI Xiao-tong. Rural bear rules of China[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84.
- [12]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吕乐,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5.  
SHILS Edward. Explain tradion[M]. LÜ Yue, translated.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ress Co., 2009:5.
- [13]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2:67.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 WANG Guan-hua, Translate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1992:67.
- [14] 王树声. 黄河晋陕段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  
WANG Shu-sheng. Study on Human Settlements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 Cities in Shanxi and Shannxi along the Yellow River[D]. Xi'a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2006.

## Analysis of architectural modernity and traditionality concepts

ZHU Hai-sheng, YANG Hao-zhong

(School of Art,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People hold a long-lived concern for modernity which originated in Europe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with exceedingly remarkable industrial results. Since western society has suc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at modernity has been a comparable model (at least a standar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 modernity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researchers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ality by a new definition and bringing a new vision for observing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ality in architectural theory. First, this paper not only reviews the concepts of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ern context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ality on the level of epistemology. Secondly, by analyz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t presents either the colourful folk culture or regional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s an old-time ghost which shall be removed, while a vivid cultural feature which can be continue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aper gives a conclusion-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are not of binary opposition. Tradition not only belongs to the past, but also becomes modernized increasingly to match modernity. So, various non-Western and regional knowledge frameworks is given an equal place so that they have chances to develop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contributing to construction of a more sustainable, fairer, culturally and ecologically more colourful world.

**Key words:** modernity; tradition; unit of society